

清詩紀事

道光朝卷



道光朝卷

清詩紀事

十五

錢仲聯主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清詩紀事（十五）

道光朝卷

主編：錢仲聯

出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江蘇古籍出版社

印刷：邗江古籍印刷廠

開本：三十二開（八五〇×一一六八）

印張：二十六點八七五 插頁：五

字數：五十七萬八千字

印數：二〇〇册

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定價：二十一元整

ISBN 7-80519-128-X/I·33

常守方

字職卿，號半禪，直隸樂亭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舉人。有半禪初草、臨溟遊草、臨溟續遊草、昌圖遊草。

李夢花碣陽詩話引史夢蘭止園詩話：「常職卿性聰敏，善讀書，弱冠補邑庠，科歲試輒高等。計偕七次，至甲辰始魁其經，時年已三十六矣。三上公車，兩薦不售，癸丑入都應禮闈，且謁選。適粵匪大擾江南，旬日內連破三會城，畿輔震動。慨然曰：世事如此，何啻啻於名利爲？遂不終場，同余遊田盤山而歸。性好飲，諳音律，尤工橫吹。每遇佳山水，或花前月下與友朋讌集，輒手橫紫竹一枝，飄飄有世外之想。詩筆清超絕俗，與余相處最久，唱和亦最多。聞遼東山水名勝，因橐輦出山海關，薄遊三載，吟咏益富。歸後，於村東闢園數畝，爲菟葵之所，顏曰培園。蒔花藝果，躬親抱甕其間。暇則茗椀薰籠，與生徒坐談文藝，絕不問世間升沈事。易簷之時，手檢詩文數冊，呼家人付余刪定外，無他語。家人環泣，則曰：人生如戲劇耳，悲歡苦樂，終有散場，何泣爲？遂含笑而逝。詩佳句甚夥。五言如闊黎洞云：『地有千尋峻，途無一尺寬。不防投足誤，應悔轉身難。』泛舟佛洞山云：『水鳥衝烟白，巖花落酒紅。』安山早發云：『疏樹見栖鳥，遠村聞吠厖。』九月至

郡城云：「歲歉酒彌薄，地寒裘欲重。」遊蟠龍寺云：「引泉僧種菜，倚壁樹懸鐘。」嶺東小村云：「風定炊烟直，雨餘溪水渾。」七言如偶成云：「掃葉暫供煎藥火，典衣權作買書錢。」又云：「有女但噴儲果少，無兒翻悔積書多。」遊盤山云：「林外閒雲拖縞帶，澗邊流水度瑤笙。」登挂月峯云：「塞外林巒皆下視，塔端日月只平臨。」郡城晚眺云：「寒日半堤秋水瘦，遠山一角落霞明。」春草云：「殘雪漸消青匝地，遠雲低合碧黏天。」西堂夢醒聯吟曰：「南浦魂消送別年。」雪晴云：「喜動鳥聲驚樹杪，凍消簷溜下階坳。」書閣云：「酒難破悶空浮白，草未萌芽強踏青。」皆新穎可誦。」

壬戌九月史香崖約登碣石余以事不果往香崖歸以遊山詩見寄走筆酬之

我生好遠遊，襆被輒千里。遇客談名山，未往心先駛。碣石在鄰境，視如咫有咫。五十餘年未一登，腰脚之力非無憑。同人相約作重九，振臂呼山山早響。計日脂車將就道，豈虞人事有顛倒。未採茱萸常棣摧，方憂荆樹菊花槁。孟嘉那復到龍山，阮孚蠟屐終置闈。惟讓香崖老詩友，高吟紅葉白雲間。卻思得日亭邊路，石覆清泉烟覆樹。我本靈山會上人，奚獨無緣共攀附。從知壺嶠與瀛洲，羣仙來往皆前修。且將示我新詩稿，素壁粘懸當卧遊。

李夢花碣陽詩話：「壬戌子月十三日，余買山於昌黎城北，方擬邀之偕往相度明日，而職

卿病，病時，遣人囑余延醫，及醫至，而職卿氣絕矣。是歲重陽，和余遊山詩有云：「孟嘉那復到龍山，阮孚蠻屐終置閒。惟讓香崖老詩友，高吟紅葉白雲間。」人以爲識云。」

郭崑素

字仲毅，號意城，湖南湘陰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舉人，候補四品京堂。有雲臥山莊詩集。

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郭意誠與兄筠仙侍郎俱負時名。壬午卒。有雲臥山莊詩集。」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詩話：「意城幼從羅忠節讀宋五子書，慷慨論世事。張惠肅招佐幕府，與左文襄共事。文襄作書札，輒自署老亮，目意城新亮以諧謔見志事。意城雖迭佐大府，灰盤密謀，多所參與，而不樂仕進。晚以子慶藩官浙江，安興西游，終於養舍。」

題晚涼看洗馬圖句

廿年黔楚籌邊策，千里騰驤伏櫪心。

楊鍾義雪橋詩話三集：「時卿表伯裕麟罷官後，僑居長沙，郭意城爲題晚涼看洗馬圖，有句云云。其寓廬後爲瞿文懷所得。同時文瀾方伯祥奎，罷官後居成都之洗馬池，爲周執菴

通政別業，顧幼耕爲作芙蓉池館記。皆後來志流寓者所當采者也。」

譚瑩

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舉人，官宣化州訓導。有樂志堂詩文。張維屏藝談錄：「玉生萬卷羅胸，七囊在手。吾粵二百年來論駢體必推玉生，無異辭者。詩不多作，作則性靈書卷兼而有之。」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詩話：「玉生幼穎悟，於書所不窺，尤長於詞賦，爲阮文達、翁文端所激賞，以文行矜式鄉間。性坦率，與人交不作應酬語，若與論學術是非，人品心術邪正，詩文得失，咸推勘入微，凡所譏訶，悉中癥結。」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清代駢文，冠宋以後。然若袁枚、王曇之屬，句累八九字，強挾成語，固是宋人流派。郭頻伽則篇幅狹狹，貌雖似古，神則離焉。劉芙初諸人，雖整麗矣，而卒不能忘情後世誥敕之體，求能昌博道麗，若初唐四傑者。乾、嘉以後，斷推玉笙矣。玉笙，瑩字，即以名其集者也。南海人，以拔貢舉於鄉，少肄業學海堂，年方十八，阮元時督兩廣，試荔支、佛手兩賦，曰：工細妥帖，而能不囿近體。從此嚮學，何有齊、梁。自是課試輒冠其曹，有聲於時，爲齋長凡二十餘年。選教職不就，同治初卒於家，年八十。

有九。有詩文集、廣語錄。爲文長篇鉅製，意義不窮，而語皆錘鍊，唯小品不多作。詩若吳偉業，有嫌其虛字太少者。瑩和謹謙厚，雖文辭妍儼，而操履篤實。飲於妓筵，面輒發頗。晚歲喪偶，一室獨處，沈淫典籍。有勸其學佛養心者，曰：吾心不放，何待養哉？又曰：佛法未入中國，人其以何者娛老？故終不窺梵夾。八十後偶論時事，輒能預道成敗，尤善相人。有京師優初至粵，富商潘某挾赴讌，指告座客曰：此將軍公子也。優固善酬酢，進止合度，人皆弗疑，獨瑩微笑。客散，有叩其故者，曰：是有賤骨，後當爲人嬖童。潘聞之，乃大笑，道其實。衆服其神。窮所師承，曰：是可有秘術，閱人既矮，心不爲蔽，則吾日猶鑒矣。」

繳阿芙蓉詩

戰艦嵯峨，獨檣填波。海風腥黑，阿芙蓉多。狼機守護，錦帆當路。海日空明，阿芙蓉駐。互市督臣之所司，拒關諫臣之所知。大臣奉天子命，懷柔震疊靡不宜。汝英吉利，汝胡不逃？將軍天下，雕旗銀刀。汝英吉利，汝胡不死？幕府地遙，叢矛注矢。汝英吉利，汝何不歸？蓋舶擔艤，岸合長圍。汝英吉利，汝胡不返？水榭霞廊，厨空未飯。大臣之心，中外所欽。大臣之諭，顛愚可悟。大臣曰兵，霧閣星營。大臣曰商，鐵軸牙檣。不繳汝不能飛，不繳汝不能出。殺人者抵，殺億萬人者議遵何律。羈縻勿絕，敢沿其說。纖悉不留，亦復何求。鼓

角哀，鑾酋來。高冠今長劍，面色作死灰，釜魚籠鳥吁可哈。燃犀相逼知多少，萬八千箱排日了。羽檄催，關市開，鬱林石壓空船回。驚聞大臣又傳令，罂粟香濃還未盡，蠻爾西洋早傾聽。巨浸茫茫獨澳門，市舶先朝泊蠟鏡。

按：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英國東印度艦隊總司令馬他倫海軍少將率兵艦威里士釐、阿吉林號抵達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至廣東查禁鴉片，擬訂禁烟措施六條。又從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費時二十三日，將二萬一千三百零六箱鴉片燒毀於虎門太平鎮。

戰艦行

罂粟香銷毒龍死，艨艟如山亘百里。五管何妨長閉關，羣蠻誰容復互市。大臣虎門親督師，小醜肯令重置辭。獨檣遠颺宜可截，巨砲陡發幾難支。軍門大呼勞戰士，收帆繫纜火激水。戲把擣蒲運甓難，醉耽麌蘖投膠似。草棚之譖將無同，柁樓榜墮腥血紅。多多善此收餘燼，緩緩歸仍敢下風。霹靂欲鬥天如夢，鄒魯當年真一闕。龍雀刀環特自持，佛狼機焰聊相送。鹽艚而外即拖增，壁壘森嚴到幾層。咄咄逼人君莫悟，姍姍來者敵應憎。急繕封章先入告，帝特錫巴圖魯號。功成宜築髑髏臺，但說沿江覓倭帽。

後戰艦行

大角沙角兩臺破，蓮花山中張酒坐。雕旗銀甲列華筵，文犀翠羽通蠻貨。國家承平二百年，重臣往往工籌邊。失計胡爲至割地，愚忠或者能回天。天語煌煌宵主撫，嶺外重開都護府。弩牘矛穴頓成灰，火艦風船急於雨。登陴老將獨橫戈，滾滾濤聲鬼哭多。食兵未足遑言信，戰守綦難第議和。犬牙相錯華夷界，樓櫓萍漂總摧敗。回帆此地已難言，鏽砲伊誰偏自壞？軍門一死作鬼雄，長驅直與牂牁通。更有鐵鎖攔江黑，臘有金幡照海紅。虎門重鎮原無懼，碎身果足酬恩遇。橫挑邊釁究何人，局外旁觀論召募。

邊事十一首

容易知邊事，何曾讀父書。伐謀多上策，激變有前車。壯往宜商略，綏懷仗卷舒。快哉真寢處，皮肉諒無餘。

抵死酬君父，前生定尾箕。英雄剛得半，吳越總難支。足愧逋亡者，爭傳決絕詞。聖恩高厚極，賜謚立專祠。

半壁東南寄，三公閥閱高。親賢同衛霍，威重此蕭曹。幽薊從軍樂，荆襄轉餉勞。柰何房次律，仍復敗陳陶？

閩浙兵俱滿，吳淞寇轉深。馭戎誰少保，誠？專閩有梅林。習膽懸軍守，銜鬚報國心。通倭明代始，蹂躪似如今。

風利錦帆指，邗江定潤州。金焦各門戶，南北此咽喉。地險宜先據，軍儲可自由。重臣都束手，空切杞人憂。

蠶爾英夷類，西來萬里遙。武侯擒孟獲，疏勒畏班超。虎負嵎非固，蛇奔穴易驕。蛟門偏不守，逕抵駱駝橋。在寧波府。

龍驤王濬少，風鶴謝玄非。忠武黃天蕩，開平采石磯。渡江聞將令，背水學兵機。誰獻和戎策，蕪城未合圍。

今上推神武，豐功涿鹿過。何嘗待征榷，端欲靖干戈。前代需求異，偏隅殺戮多。九重崇儉德，丹詔許求和。

五利言非謬，誰令互市分。重名偏瑣屑，浮議太紛紜。寬大胥懷惠，羈縻舊策動。嶺南原重鎮，永憶故將軍。

香港知難界，舟山幸已遷。盈廷如聚訟，籌海夙成編。臧紇要君似，儻如殺敵先。親軍龍武駐，果願勒燕然。

瀕海彌多盜，中原轉易窮。碎同和氏璧，得擬楚人弓。有日思移市，曾誰論徙滅？罪言如杜牧，惆悵酒尊空。

妖氛

銅馬妖氣息，金貂相度尊。居然新建比，倘罪牧之言。徒海鯨鯢戮，同城虎豹蹲。側聞趨幕府，臂指有千村。

包藏心悔禍，農瑣刺酋豪。奸蠹宜披剔，逋亡敢遁逃。連營兵檄緩，合市砲牆高。實俎蒲騷役，元戎莫楚赦。

按籍工團易，傭工與惰農。街談知將略，兒戲睹軍容。便喜民心固，曾霑帝澤濃。練兵籌餉亟，勁敵可摧鋒。

重鎮三城駐，榮封五等班。特恩緣卻虜，雄略待平蠻。抗疏原周密，尋詩亦等閒。梯航宜弭伏，烽落遍三山。

造謁求先拒，披猖益可知。有人稱虎將，疇昔避獵兒。難得如宏演謂某中協，終當斬月支。城東聞轉戰，藩舶載流尸。

才望張忠定，安危郭令公。深沈推智勇，鎮靜類英雄。校射方求士，移書特諭蒙。均疑杜武庫，成竹具胸中。

傳箭牒艙急，飛丸霹靂光。將軍思李廣，承相憚王商。防海千帆集，籌邊兩鬢蒼。監門誰鄭俠，揮淚繪流亡。

轉寰誰請箸，議款暫求安。重譯曾開館，專征道築壘。渾誠盟可劫，陸抗事容彈。縱火城廂遍，扶胥物力殫。

潛師曾詣署，驕虜易翻城。孤注真良策，三端信定評。曹彬書籍在，王霸酒尊傾。差勝穿芒屨，丹陽預習行。

定遠班超貴，和戎魏絳非。觀書還自若，作客乃如飛。啓事言之數，知交謁者稀。單于非此輩，高讌合長圍。

未築觸體臺，孤魂日自哀。焦金驚石破，掣電夢雷來。觜骼埋餘燼，香花話劫灰。江州米籌唱，爭許軼羣材。

負固緣香港，乘虛剿內洋。攻心同馬謖，剪馘異陳湯。絕島周迴隔，懸軍去住忙。九龍天下險，矢水任船艤。

曾靖紅巾亂，治兵鎮海樓。獨檣何以禦，一失懶相酬。憤惋多新鬼，蕭閒比故侯。倉皇經四月，持重抵千秋。

降幡當早豎，疊鼓不曾停。警報歸帆挂，傳聞戰壘肩。緣章司命醉，十二月十四日。銅柱馬援靈。得月臺非舊，凌烟閣畫形。

豪縱壓憂患，亂離休問天。三苗虞舜竄，一葦范蠡還。南岸村名叢編葉，西堂雜詠傳。酒園雅集堂詩文集，余初稿也，多感事詩。消寒兼餞歲，扶醉入新年。一

書事

百年流毒遍中原，詔許銷沈不復存。犒賞本當求聖主，羈留何以答諸蕃？蠻酋狡猾戈船徒，大帥威名幕府尊。犀兕虎狼情性類，能開湯網亦君恩。

編查路隔海漫漫，循吏誰行保甲完。或者敵情原反覆，由來民力易凋殘。宣威殆欲兼恩信，革弊仍當早乂安。孝子順孫非此輩，桃僵李代膽先寒。

覽鏡端疑相不侯，何妨徑斬月氏頭。羈縻勿絕相沿久，控取綦難到此休。法外意惟賢相得，死中生獨古人求。贊皇勳業非常者，也爲籌邊預築樓。

誰言民命許私和，譏決無由竟若何。原可調停如轉轂，不教羅拜各投戈。戒心此後包藏固，軍事從今曉暢多。記取廣州全盛日，展重陽節醉時歌。

聞警二首

全局仍當借箸籌，太平偏令缺金甌。孤懸海外原難守，欲返江南可自由。天下軍儲多或辦，舟山縣境亟宜收。前明倭寇原殷鑒，獨恨兵端迥不侔。

重臣表薦特和衷，閩浙燕齊一水通。論到持平中外似，豈由激變往還窮。知兵原愛周遐邇，報國無勞效樸忠。聞道福州頻奏捷，模糊或與虎門同。

沿海驅然亦可哀，片帆東指又登萊。懷柔原許宣君德，剿撫何嘗愧將材。誤國病民明旨在，貪功喜事寸心灰。津門咫尺連畿輔，馴象生犀萬里來。

寄懷徐鐵生大令

消息驚聞復用東，故人遠宦久從戎。妖星激射旌旗換，大樹飄零壁壘空。擊楫原宜師祖逖，請纓真悔學終童。寒泉一掬臣心白，其奈郊原戰血紅。
膽大吾欽趙順平，由來將種例知兵。形弓玉節軍先潰，火艦風船敵可輕。瀕海依然淪異域，舉朝還欲倚長城。尤憐閩郡遭焚掠，水戰誰偏使陸行。
薦舉深恩決不疑，擁旄仗鉞竊相推。彈章慷慨膺殊錫，羽檄縱橫悵遠離。文字盍裁汎督誅，姓名誤學黨人碑。中州千里河流梗，斜日蒼茫倘哭師。
幕府談兵大有人，東南重鎮太平民。督師卻令同孤注，所主原期似積薪。魏絳和戎誠下策，魯連蹈海倘前因。至尊宵旰仍矜卹，又辱星輶到重臣。

流花橋春望

四首錄一

免葵燕麥問劉郎，紫爛紅稠水亦香。培鴨人家兼漚芋，種魚天氣合分秧。雍田昔占鶯花局，榕社都經劍戟場。誰信笠簷蓑袂者，嶺南憑仗作營防？

自注：「謂辛丑四月三元里之捷。」

按：以上詩均詠鴉片戰爭。

嶺南竹枝詞

百首錄一

優劣由來莫定評，南中品第更誰爭。竹垞自是平章老，降紫頒紅論最平。

屈向邦粵東詩話：「朱竹垞曾親嘗閩、廣佳荔，評曰：荔枝以粵中所產掛綠爲最，福州之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故南海譚玉生嶺南荔枝詞百首之一云云，詩見樂志堂詩集。」

句

曠代逸才征戍死。

李文泰海山詩屋詩話：「駐粵漢軍詩學倡於鐵孫觀察，魚亭殉難，尤以節義相高，其詠菩提紗云：『已墮綺羅休問劫，幸留風骨莫爭華。』已見其概。譚玉生先生輓以詩云：『曠代逸才征戍死。』人謂非先生不能當，信然。」

胡琨

字美中，號次瑤，浙江仁和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舉人，候選教諭，太常寺典簿銜。

撲滿

疇把慳囊破，庸夫例守錢。是中原渾沌，其閉勝關鍵。漫比巵無當，群誇壑可填。挈餅同吏智，入甕請君先。飲飽盈升橐，全憑徑寸咽。狀摹讐鼎肖，名記鉛笛傳。廓落腰圍大，逢迎口角圓。鴟夷盛處處，願覽連連連。插腳皆津要，擰腸豈簡編。封楮聊作庫，投甌未須箋。通透周陶穴，微芒蜀漏天。重輪榆莢聚，靈竅藕絲牽。傀儡場登矣，胡蘆樣畫焉。金多終擲地，玉碎早成煙。厚歛三都賦，紛流九府泉。環摧齊殿上，斗撞楚軍前。權總歸於母，胎雖可脫仙。貫盈纏解散，巢毀卵完全。甄已拋門外，芻從轢道邊。蚨飛光歷亂，蠭化態翩翩。主父遭烹日，齊奴赴市年。散來真滿屋，得後竟忘筌。墮甑邀誰顧，遺簾枉自憐。寄言牟利者。休恃腹便便。

徐珂《清稗類鈔·物品類》：「撲滿，即缶筩，範以瓦，爲受錢器，見漢書。道光時，北地尚有仿爲者，形如小瓶，高尺許，上有竅，僅容一錢可入不可出，既滿則撲之。昔鄒長倩贈公孫宏撲滿一枚，蓋隱寓聚而不散之誠也。仁和胡次瑤典簿琨曾見之，詠以詩云云。」